



## 团扇的古雅收藏

□青丝

古代女子到了夏日时节，手上都会持一柄团扇，既可摇动生风，又可用于遮面障羞，拂扫浮尘，驱赶蚊蚋，是须臾不可离手的凉友。由于团扇的骨架多用象牙、红木、湘妃竹等名贵材质制作，扇面则为质地洁白轻软的丝织物，上面还常有诗文或画作，具有很高的文化含量，因而也被历代藏家收入阁中，是善加珍藏的文化精品。

团扇的流行，与丝织物的普及有很大的关系。先秦时期，扇子多用竹片或羽毛制作，较为笨重，也缺乏相应的审美元素。到了汉代，随着丝织工业的发展，以轻细的丝绢为扇面、圆形有柄的团扇，便成为了最流行的款式。汉成帝时，妃子班婕妤作有《怨歌行》诗，抒发自己失宠的幽怨之情，“新裂齐纨素，皎洁如霜雪；裁为合欢扇，团团似明月；出入君怀袖，动摇微风发……”时人用洁白如冰的丝绢制扇，扇面上还绘有对称的图案，象征男女相会欢乐的场景，称之为“冰纨”。由于在造型和装饰上，团扇都力求精美细致，不仅注重实际的效用，还极力表现出生活的意趣，人手持之，相映成美，因而深受妇女的喜爱，并由此盛行不衰。

团扇虽然只是古代妇女手上的普通生活用具，却蕴含有浓厚的人文气息。每一柄团扇都因为不同的制作材质，以及扇面上绝无雷同的诗、书、画、印，成为一件极富个性化的艺术品。如为了彰显使用者的富贵身份，扇骨经常采用象牙、玉石、骨角、湘妃竹等材质，也有用檀香、沉香等具有香气的木料做成的团扇，轻轻扇动，能够散发出阵阵清香，让人清凉舒爽，心旷神怡。尤其是扇面，被视为重中之重，上面没有书法或绘画作品，是要被人轻视的。宋人吴自牧的《梦粱录》里，北宋都城汴京的夜市，就有专门代人画扇面的小摊。题材以仕女、山水、花鸟鱼虫以及诗文名句为主，这种充满雅趣的艺术表现形式，也是中国文化中一项将生活用品上升为美的传统艺术。

此外，历代的文人名士也都喜欢在扇面上操笔写字作画。北宋苏轼夸赞唐太宗的文德，就有“摛藻尺素之上，弄翰团扇之中”的句子。宋人黄升的《鹤林玉露》中也提到团扇：“戏临小草书团扇，自拣残花插净瓶。”古代上至帝王，下至布衣名士，皆以在扇面上留题书画为乐事。所以，一把小小的团扇，透释出来的文化韵味，有时并不逊色于一幅字画，历代藏家也都是珍同拱璧，善加收藏。但是，由于丝绢易于氧化，团扇的扇面易泛黄变色、出现破损，能够妥善保存下来的传世品并不多，因而收藏团扇，有“真、精、新”三字诀。真是要掌握不同时代的工艺特征，认准真品。精是指制作工艺精细、人文韵味浓厚。新是指品相完好，字图清晰，无任何缺损，也就更具文化价值和经济价值。

投稿邮箱：sat@cnbb.com.cn

### 杂项藏趣

巍巍地走过……

没过多久，杨小勇就联系上了一家土耳其的电视公司，可以与北京视频连线了。大批媒体撤出后，新闻中心二楼的平台变得空旷了许多。记得以前，各家电视媒体之间，会因为你的帐篷越过了我这边1厘米而争吵，甚至大打出手，可现在，许多帐篷都不见了，有些只余下孤独的铁架子。我当时就乐了：整个平台全是我们的，我们想占哪个位置就占哪个位置，想怎么拍就怎么拍，可以大展拳脚了。

看着这个曾经寸土寸金，如今空空荡荡的平台，我心中陡然升起一股豪气：或许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定要回来的原因，当别人都走了而你还在的时候，高下立见，你看到了别人看不到的风景——记者的魅力就在于此。

路透社的一位女摄影记者玛格丽特·摩丝也留下了，我对她印象很深刻，她是一位敬业的战地记者，半边脸在波黑的一次战地采访中受了伤，做过整容。一起在伊拉克采访的时候，我曾经看见她一只手拎着摄像机，另一只手拿着三脚架，还背着一堆器材，跑得比男摄像还快，非常干练。多年之后，我在新闻中看到，这位令我充满敬意的女记者，因患癌症去世了。

□李笙清

节令迈过小暑的门槛，就进入了盛夏伏天，炎炎暑气之下，人们以各种纳凉方式来度过漫漫夏夜，传统的竹床、篾席、蒲扇一起上阵，加上空调、电扇营造出来的一方清凉的环境，总能让人安然入眠。可在没有发电机的时代，古人以自己的方式，照样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炙热的酷暑之夏，瓷枕就是其中颇具特色的纳凉工具。“佳节又重阳，玉枕纱橱，半夜凉初透……”南宋词人李清照笔下的“玉枕”，就是一件凉爽宜人的青白釉瓷枕，古人就是利用瓷枕上清凉舒适的釉面来头枕纳凉、去乏怡神的。

这是一件清代的粉彩幅钱矾红料釉瓷枕，长形腹空，下端平整，上部中间微凹两端翘起，形似马鞍。瓷枕两侧平面，充满吉祥意味的黄色底色上饰以红、白、蓝相间的纹饰，中间位置相对开有古钱孔以出气通风，亦是为了防止烧造时发生炸裂。矾红釉又名铁红釉，是在氧化气氛中烧制而成的低温红釉，创烧于明代嘉靖年间，到了清代康熙时期烧制工艺有了很大的进步，色泽鲜艳，呈色稳定。整件器物形态端庄，色彩明艳、斑斓，用色吉祥、丰富，枕面上遍布规整有致的几何形图案，纹饰细腻，结构协调，特别是锦地上点缀的32个幅钱矾红料吉祥图案，衬托得器物主次分明，图案中的花卉、禽鸟等内容丰富，寓意美好。

在我国古代陶瓷器家族中，瓷枕是一个重要的品种，始烧于隋代，流行于唐代，宋代以后广为流行，明清时期随着更为优良的制枕材料的出现而渐渐退出历史舞台。历代不光官窑烧造，一些民窑也多有烧造，集刻、画、剔、印、堆塑等多种技法于一身，造型、釉色、纹饰丰富多彩，各具特色。或题诗其上，诗情漫溢枕面，如故宫博物院收藏的一件磁州窑陶枕上的一首《行香子》，其中的“一筇床畔，千卷窗前，有时行，有时坐，有时眠”之句清新脱俗，令人于炎炎夏日中感受到一缕来自大自然中的淡淡清凉，对古人闲适、恬淡的瓷枕之乐充满向往；有的纹饰内涵丰富，画意相随，山水、人物、花卉、鸟兽充盈其间，神话、传说、典故耳熟能详，赏心悦目，充满美好的艺术旨趣。

中国古时的枕头主要有石、木、玉、铜、竹、瓷等多种材质，其中瓷枕的应用最为普遍。其实瓷枕用途广泛，除了作为卧榻寝具使用，通常还被用于号脉诊病和趋吉辟邪、陪葬冥用，具有观赏、把玩、陈设及收藏价值。其形制多样，长方形、腰圆形、鸡心形、云头形、花瓣形、椭圆形以及仕女、童子等人物形枕和龙虎等兽形枕，林林总总，各具神采。纹饰主要有山水纹、人物纹、动物纹、文字纹等，具有浓郁的艺术特色。

作为古时夏日消暑纳凉的卧具之一，瓷枕不同于瓷碗、瓷盘、瓷杯等生活用具大量烧造，一般多为定烧，加上瓷器质地容易毁损，所以不多见。这件清代瓷枕色泽均匀，浓淡分明，枕面上釉依旧渗透着“忘机堪昼寝，一枕最幽宜”的一丝悠悠清凉，能完好无损地流传至今，显得尤其珍贵。

◀ 清彩幅  
钱矾红料釉瓷枕



31

为了稳住北京方面，我跟罗明副局长强调说：“我们三个真的是冒了生命危险进来，尽管现在巴格达一天被炸几十回，但我们还是有办法保证安全的。但如果现在撤出去，那就真的是送死了。这一路从伊拉克出去，全都是危险区域，会发生什么根本不能保证。”

我说得神乎其神，也有一半是实话，话说出去，无非就是为了让工作持续下去。采访、报道、拍摄，只要做着这些，我们就觉得充满激情和干劲。

空袭警报每隔一阵就会响起，我们站在新闻中心二楼平台上，朝周围的巴格达市区放眼望去，就好像看到美国大片里经常出现的灾难场景，真实得令人恍惚。浓烟滚滚，一柱柱升腾直向天空；天空是黄的，沙尘暴从来不曾退却；尘灰和浓烟混在一起，浑浊的空气里弥漫着石油燃烧的呛人味道，满目凋敝，满目疮痍。那些熟悉的街道，也像是二战旧电影里某个被荒废的法国小镇那样，空空荡荡，偶尔有个驼背老人，颤

第一次遇到空袭时，我们都在平台上张罗，我在忙着连线，杨小勇在维护线路，冀惠彦扛着摄像机，一手拿着三脚架，一手在拍摄。

当时记者中风传一个消息，说在巴格达的媒体有些报道由于太过真实血腥，引起了美英联军不满，所以联军将新闻中心定为下一个轰炸目标，要警告一下在伊拉克的记者。这消息传得有鼻子有眼，所以，空袭警报突然一响起，平台上所有人都很快地往下跑，跑到楼下一个居民区停车场的空地上。

我也刚准备往下撤，突然看到冀惠彦手里拎着机器和三脚架，朝人流相反的方向跑。我大声喊：“老冀，你干吗去？”

他头也不回地喊道：“我去拍炸点！”

我就知道他有这想法，连忙喊道：“太危险了，你别去！”

他很坚持，一边跑一边喊：“我得把这个炸点拍下来。”

在二楼平台上，有一个配电室一样的小房子，可以通过梯子上去，相当于一个制高点，冀惠彦显然是想爬上去。我马上回转头跑，跟上他，一把把他的三脚架拿上，跟他一块上到那个小房子的屋顶。

责编 胡晓新 校对 何薇君